濟血追毒
三九北京特效品 專治各種惡瘡楊梅 痳瘡用服丸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疳疮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訪單遺服勿悞
成都市總經售處 總府街寶通藥房 祖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illegible]泰堂 城守東大街[illegible]春藥房 鹽市口街[illegible]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六日演 綠愛與生命

大光明 四月六日演 上海一個小姐

廣東靈根丸
白濁 華具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曾治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行[illegible]生生藥房 各藥房[illegible]代售

會痛戒 專治
婦女花柳男婦危險內症 有祖八之醫術 [illegible] 九十一號[illegible]

笑笑笑
[illegible]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 郵票代價 仙

好消息 煙 [illegible] 開設在春熙路[illegible]

啓事 [illegible]

聲明 [illegible]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六日（星期五）

新新新聞

第叁肆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建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俱樂部

新打判官 第一幕

〔湯劍編〕

說得他兩個人無有話嘆。退下堂低着頭一句不言。有下官在大堂當面一判。纔把這離婚案解决完全。這兩案都算是我有才幹。若不然無經驗難以判完。新腦精舊腦精我都有點。新法律舊法律我也看完。二月內東關外又現一案。男女兩尸首倒在橋邊。代刑房合仵作臨場驗驗。橫身上盡是那血跡未完。同衙廟差心腹四處打探。到而今都沒有音信回還。我命得對簿貫查判此案。咱今日稍得到一點清閑。轉面來見賢弟兄有話嘆。把我的陽九事細對弟言。（小生介）大哥請講小弟洗耳敬聽（花臉接唱）一自從兄雙親死十歲才滿。家務中各項事三叔負担。送我在學堂內去把書練。日每間不看書反給毳綠。我三叔看見了心中埋願。怕爲兄到後來生活困難。在那時不覺光陰似箭。看七的兄就有二十單三。他賊我不讀書把佛唸。將田產合賬項移在兄肩。我三叔兄的事一概不管。交到了兄的手亂弄一番。不久間通南巴紅軍出現。勸赤費我出了銀元三千。（未完）

剿匪歌（續）

衆弟兄。半夜裏。各自細想。匪徒們。憑甚麼。這樣猖獗。自己田。自己地。當該自享。自己屋。自己住。爲甚燒光。我祖宗。死已久。早埋安葬。刁甚麼。爾天非。要把坟掘。士在。天地間。誰無長上。不分富。和貧賤。也有妻房。殺老人。姦婦女。你們上當。萬人坑。埋得有。你們爺娘。只要是。經赤匪。亂過一遍。繁華地。頃變成。滿目荒涼。朝共產。夕共產。良心盡喪。只苦了。衆百姓。難回故鄉。衆弟兄。你們是。土生土長。快起來。與匪徒。拚個死亡。如果是。沒主意。不把賊攘。人根苗。都死盡。誰有下場。我的話。盡于此。你們細想。死與生。忘與存。在此時光。（完）

文繡皈佛矣

甘爲敵人傀儡之溥儀，今且休猴而冠，稱皇稱帝矣，燕巢幕下，不自知危，抑亦更不知有人間羞恥事矣，溥儀其昔年在津作寓公時，其妾文繡，以不甘爲其與之大鬧離婚，或謂文繡之離，蓋知溥儀爲敵利用，叛背國家，實恐他日國府大張天討，國法難逃，罪及妻孥，已亦不免，苦口婆心，力加勸勉，溥儀不能納，情感破裂，乃至於離，其離異原因，在前一說，抑後一說，雖未可深知，而夫妾之名義，則早已解除，固溥儀今爲偽主，而文繡仍晉居津門，置外事於不聞不問也。近有津門歸者，謂[illegible]文繡且已祝髮爲尼，皈依經念佛，與青磬紅魚爲伍，願此生終老空門，則文繡之大澈大悟至爲可嘉，會經滄海，覺人世離合悲歡，男情女愛，不過如是觀，不如遁跡方外，摒除六慾七情，度此悠悠歲月，減無限苦惱之爲愈，故乃委其身於佛耳，果爾，則文繡誠慧心女兒也哉。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穩妥便速 聽客自便
家庭小車票 每票四角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車站 城內南新街本行 城外[illegible]會館對過本行停車處

武俠長篇小說 翡翠塔

豔雪女士著 「禁止轉載」

第三回 鄧俠士村店求槳 黃遺臣洪門聚義

楊仲賢聞言大驚，明知是胡縣來到我莊，定然因這兩主僕之事，我既要救他，非救出頭不可，當下站身起來，向余福道，余管家，你把你小主人好生待着，就在書房中，諒無妨害，總之不要啼哭，余福拱手答道，總望翰林公施救，楊仲賢，把頭一點，即出書房，帶領幾名家丁，對直向莊門走來，這且漫表 再說黃志遠，乃明朝忠良之後，屢見滿清皇上，視漢人如犬馬，因此懷恨在心，每欲起義，怎奈力量不足，未敢輕舉妄動，但黃志遠同余國棟最是相契，二人常來常往，雖各有心事，因關係重大，皆不敢明言，時值乾隆晚年嘉慶初間，和坤專權，害死了許多忠良之臣，黃志遠聞聽各省府縣，皆有暗中舉事消息，自已即在平江郡內，約了許多同志，暗七設立復明黨部，黃志遠久知余國棟，不願受滿奴政策縛制，亦與己志相同，就將余國棟的名加入黨冊，俟到余莊時，詳細告知，殊正逢開會，事機不密，被縣官胡子江探知，當下會同守備趙彪，率領差役兵丁，捕黃志遠家中，捉拿復明黨，黃志遠由後面翻牆逃跑，其餘逃脫數人，被拿獲二十多人，又被縣官將黨冊搜出，胡大老爺見有余國棟之名，不由心中大喜 想余國棟有數百畝良田，借着此事，這份家業，豈不是我垂手而得嗎，首犯黃志遠，定然逃到余莊，與賊報信去了，若還不去 恐賊逃走，想能即向差衙吩咐，把捉住這二十餘人，同黃志遠家中眷屬等人，派王一齊押回縣中，然後同趙彪帶隊起身，直向余莊走來，先將莊院圍着，才派差役兵丁進內，不論男女，一拜捉住，少時衆兵丁回報，余家男女，盡皆捉住，并在炕床下，將黃志遠搜着，胡縣令命一齊帶回衙中，胡縣令吩咐動身，忽由內面跑出兩個兵丁，前來報告，路稟老爺，內面園中牆足下，放有兩個石頭，定然有人翻到隔壁去 胡縣令聞聽此言，即吩咐從人打着火把，親到內面園中視察，果有兩個石頭，站上石頭，觀看牆上灰塵，真是有人由此地翻出，急叫一般從人，趕到隔壁楊翰林府門外，命衆差役叫門，差役叫了數聲。只聽足步響亮，大門一開，內面出來兩個莊丁，問明情形，進內報告去了，少時見楊翰林帶了幾家人，由內面出來，胡縣令忙上前拱手笑道，翰林公別來無恙耶，今因貴府隔牆，余姓叛賊中，有二犯翻牆逃到貴府，故爾驚動，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蘇】（二九）

第十八回 鎗斃二爺沈寃莫白 手殲四命大孽是階

三姨含笑相迎。向沙發上並肩坐下。伸手摸着玉帥背心。玉帥問道。做什麼。三姨笑答道。瞧大帥背上重得很。可覺之力嗎。三姨有心取笑他背上馱着石碑。蓋南邊俗語。老[illegible]稱丈夫爲烏龜。緣烏龜同種不能相交。雌龜必與雄蛇相交以傳種。交時雄龜必在遠地覷着。此爲罵人烏龜的出典。而古墓上偶有石人石馬。及馱石碑石烏龜。所以三姨說玉帥背上重得很。取笑他馱石碑做烏龜。無如玉帥是個武夫。聽了莫明其妙。但說不重啊。三姨便把話岔開。談笑了一回。玉帥說道。來朝又要往德州視察防線去咧。近來寒暖無常。你替我料理幾件寒衣在行李箱裏。三姨便即啓箱檢出幾套皮衣。納入行李箱中。霍地小指上一枚鑽戒。被箱蓋帶落於地。玉帥連忙俯身拾起。握着三姨的柔荑。替她套在小拇指上。三姨驀地裏發聲長嘆。玉帥訝然問道。好端端爲什麼嘆氣。三姨披着嘴答道。我自恨面貌生得醜陋。肌膚生得粗糙。不配帶那巨價的鑽戒。玉帥大笑道。你好似小孩子。父母不買花臉子給他玩耍。便哭着跳着。你恰大年紀。爲鑽戒而太息。忒覺小題大做了。你要購怎樣的鑽戒。自去選擇。該價若干。着庶務處付給便了。三姨道。只要像你賞給四姨那枚一樣。這一語激動了玉帥心頭的無明火。便問道。謙云金鳳那枚鑽戒已遺贈他人。你可瞧見她指上有沒有。三姨答道。我生性好靜不生動。終年不出門。那金鳳自你公出那天回去後。直至如今。不曾回署。叫我何從瞧得見的手指呢。要知真相。只消問汽車夫袁四。玉帥便頷首抬身向外來。傳袁四到內花廳問話。那袁四酷嗜賭博。這幾天金鳳不在天津。他便合着朋友[illegible]房不分晝夜的大賭。當差的先到汽車間。閱焉無人。

敦請楊嘯天先生主講玉獅帶全部
地點會府白家祠

一元錢即能戒絕洋煙
并且毫無痛苦
有志諸君請到祠堂街公園對門五十三號添耀記處一問便知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癍疾，愈於一日，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靈，莫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即愈，有意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痾，
魯笑俗啓

滑稽時事
新戲詞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己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張路會
報　失熱河　途王閭
新湯　遲張學
良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托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整街
哭屍　捐款　劉
鄧兩軍大戰　瓶河
成都新聞　經售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瘰癧大小瘡症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七回　奪造化白夷造火器　挽天數蕭方盜參仙

卻說魏朝賢揮動大兵，直逼頭關，將轟山車，圍在山下，仰上攻打，幸好大安山，山勢陡險，關隘堅固，並且山上滾木擂石，灰瓶瓦罐甚多，轟山車不敢逼近關脚，魏朝賢向白巧爾道，可惜這山綿亙甚長，不能全圍，白巧爾道，不必全圍，只須加緊攻打，現在轟山車已有二百餘架，打得大安賊將，把守不住，往山後逃走，然後車師，再派大兵堵剿，則大事成矣，魏朝賢聞言大喜，飛調六府兵馬，向雁蕩山抄圍，進取槽木江，大安水寨，一面派人採辦材料，添造轟山雷車，以資轟破關隘，白巧爾并令駕車之人，在翻山輪上，多加石子，連日轟關，石砲猶如驟雨雹子一般，向關上飛打上去，只打得大安山軍，叫苦不迭，雖有籐牌，遮着身體，只是手脚難以施展，這時李義，受了墨賽花之計，限兩個時候，將山後青竹，砍伐數萬，運至頭關，連日編成笆子，蓋在上面，斜齊關口，那石子打來，都溜了開去，到了次晨，魏朝賢下令攻關，唐軍搭起雲梯，前來爬關，却不防李義笆子蓋好，大安守軍有了竹棚遮護，便將滾木擂石，一齊打下，把雲梯打斷無數，雲梯兵三千餘人，盡皆打成虀粉，魏朝賢見狀，急令退兵，白巧爾也很為驚異，用望遠鏡探視關上，見竹棚連搭，密如骨扇，石砲打在竹棚上面，便彈溜下來，反折傷自己兵馬，心中思量一陣，忽然計上心來，跟即畫成圖形，立命巧匠製造，限期交來，以破竹棚不提，却說墨賽花病勢日重，韓琴束手無策，不敢再開藥方，墨玉龍墨玉林夫婦，及庭玉庭芳等，莫不心憂如焚，老夫人更是傷心，榴花館內，成了一派淒涼景象，適逢這日，乃是端陽佳節，大家都守着墨賽花哭泣，韓琴密向張豹說道，參軍之病，決無挽回，至多難活十日，世兄可速代辦後事，張豹聞言，不禁張口結舌，眼圈紅了一紅，哽聲說道，還望伯父勞神診治，設有不測，說道溯字，已不能成聲，不住跌脚歎息，以袖沾淚，韓琴勸慰一番，正說着話，從軍來報，說是陳日昇和尚，同一位姓李的到山，張豹聞報，也不在意，惟有韓琴，聞報大喜，急向張豹說道，日昇和尚到山，參軍有救矣，我們趕快出去迎接他們，兩人尚未出庭，已見李義蕭方，顏子章一般英雄，陪着兩人進來，韓琴一眼看見，日昇同路的人，正是李厚照，不由大喜過望，急步上前，握手說道，厚照仁兄，我們多年不見，今幸相逢，不勝快慰之至，說罷大家行禮，分賓落坐，看官你道這李厚照，是甚麼人物，值得韓琴如此歡迎，原來李厚照，同韓琴，還有一個人，名叫王逃真，他們三人，在長安行醫之時，有醫龍之稱，王逃真乃是龍頭，李厚照乃是龍腹，韓琴乃是龍尾，三人交誼，異常深厚，自韓琴由翰林出仕知事，兩人見奸相當國，便離去長安，赴各省名勝遨遊，此次李厚照，因在南海普陀山，會見陳日昇和尚，兩人同路，意欲轉赴四川峨嵋，行到浙江，路過大安，無意上山　正遇墨賽花病危　大衆敘述經過，堅請診治，韓琴說明病狀，李厚照推辭道，韓仁兄都不能治，小弟那敢主方，正說着，忽聽一派鬧嚷之聲，直向中庭而來，衆人看時，正是墨老夫人，代同丫環僕婦，前來請李厚照進內診病，李厚照無法，只得隨同入內，這時墨老夫人，心中又憂又喜，喜的是李厚照，醫道高明，當能起死回生，憂的是恐又說出不能醫治，眞乃心斷念絕了，

▲討蠹檄　賓

修竹齋。余之藏書卷帖，泰半為蠹魚剝食也，局閉經年，日昨啟視，因作檄討之，檄曰。

僞斯文蠹氏者。性非和順。地質卑微。昔為脈望相傳。曾以化生度世，洎乎後昆。每下愈況。妄結翰墨之緣。冀食神仙之字。營書為穴。既破壞而有餘。耕字作田。復食古而未化。穿經史以太鑿。毀詞義如烈炬，加以飽蝎居心，豺狼成性。點竄帝典。塗改風詩。攪古聖以生吞，強陳編而活剝。人神之所同嫉，賢聖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殃及人類，貪饞度日。胥為蛀米之蟲，割裂成書，竟作斯文之賊，嗚呼。秦始皇之復作，漢伏生之已亡，簡斷編殘，識詩書之命舛，鯨吞蠶食，恐文字之禍興，君實頻年遊學，世代書香，痛先業之失墜。良有以也。櫃盝書之傳讀。豈徒然哉，是用氣奮風雪。志殲醜類，爰牽連鷄之隊。以清妖孽之萌，諸君志在詩書。必存孔孟，除惡務盡，自當急起直追。嫉惡如讎，倘其同仇敵愾，庶幾滅此以朝食。切勿觀望而不前。請看今日之堆中。豈復成文之蠹紙。

歷史長篇
俠義小說

玉芙蓉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嘯天編著
笑俗校正
（四三）

第四回　徐相國借獵出京都　朱幼主遇美到袁莊

宋大人，老夫因身體不爽，請假出城田獵，率有四十名家將，大人可以清查，免有夾帶，宋飛拱手還禮道，老相爺不要多心，容盡各職，理當搜查，望相國原量原量，宋飛雖是口中在說，心內眞是疑惑，徐相出京田獵，莫非暗送太子逃走，注目把衆家將望着，不轉眼的瞧，徐溥見宋飛一雙賊眼，留神在看衆家將，心中也暗暗吃驚，只得假意怒道，宋大人既言職任所在，請迅速搜查，遲疑本相要出城了，宋飛知道徐相，是不好惹的，趕忙賠笑道，相爺的家將人等　下官也看了一吓，請問相爺，可有准詔沒有，徐溥大怒，把宋飛一指冷笑道，要有准詔，汝才能放本相出城，如無准詔，汝以不能放行嗎，今天本相有准詔也要出京，無准詔也要出京，徐溥口中在說，回頭指揮家將，一擁出城，徐溥把馬一帶，跟定後面，宋飛見此情形，又不敢阻攔，只得大聲問道，老相爺何時歸來，徐溥已到城門洞中，在馬上回頭道，三日不知，五不日曉，說罷一直去了。宋飛沒法，只得趕忙命兵丁，好好守在城門，自己上馬，去到馬太師府中報信，暫且不言，單說徐溥跟着家將，暗中保護太子，向大道走來，一連走了十多里，到了義士坊，早已見着兩個家將，在那裏等候，徐溥下令，命衆家將站定，當時翻鞍下馬，拱手向太子同郭嘉道，請千歲同老公公出來，更換衣服，厚照太子才同郭嘉由隊中走將出來，太子把頭一擺，嘆了一口氣道，危險危險，今日不是相國，焉得脫離虎口，說着兩眼淚流，這一下分別，不知還與相國能見面否，郭嘉也是啼哭，徐溥見太子郭嘉，這般慘情，又聽太子如此言說，不由心中一酸，老眼中落下淚來哭道，千歲不必傷心，恐傷貴體，沿途反轉不便，千歲到了齊王那裏暫住，不久馬賊奸情敗露，那時君臣，自有見面之日，公公也不必傷悲，千歲年幼，全仗公公保護，久後回朝，老公公之功不小，千歲快快換衣，若被老賊得信，追趕前來，反轉不美，太子同郭嘉，才把眼淚揩乾，由家將把包袱送過來，厚照太子，扮成公子模樣，郭嘉扮成老管家，餘外有個包袱，兩匹駿馬，郭嘉把包袱拴在馬背，徐溥一面命先派出二名家將，一面請太子上馬，郭嘉扶太子上了刁鞍，郭嘉才翻身上馬，太子此時，不忍與徐溥分離，奈徐溥連連催逼，只得帶淚道，老相國本宮去後，注意奸賊暗害，并朝廷大事，徐溥點頭應是，太子才同郭嘉，帶淚催馬，向大道而去，徐溥站在這裏，望着太子，連連回頭觀看，不由徐溥，又落下淚來，臨到不見人影，都還呆了一陣，才命從人代馬，徐溥翻身上馬背　把手一揮，下令回城，衆家將得令動身，未行上半里之路，忽見前面旌旗飄搖，無數的馬隊，飛奔而來，徐溥不由得大驚，心中一想，定是宋飛見本相出城後，前去報與老賊得知，馬賊聞信，發兵追趕，牽領衆兵，定是老賊無疑，我想此時太子，行走不過六七里，一但被賊追上，如何得了，徐溥想罷，只得領着一般家將，對直向馬隊中搵來，兩軍相近　只見前面紅旗上，